

散文诗

草木春秋

·方纲

栽树

据说,亚当的一根肋骨生成了夏娃。我想,我不要肉眼凡胎的俗骨,就生出一棵树吧。

我们都是大地的孩子,身上的一把骨头本来属于大地,迟早要回归大地。为了羊羔跪乳的恩报,奉献一根来,看准沙地的活穴插上。

能生的根系就朝地底下伸展开去,能长的枝叶就朝地上头释放出来。

顽强地长成一棵树,长成一片张扬的雨伞,一巢鸟鸣和飞翔的翅膀,长成一个以血肉之躯抗风的孤勇者。

对手是得寸进尺的家伙,不能由着、惯着。知道不进则退的道理吧?容忍或迁就,它就让你无颜以对江东父老和后代子孙!

既然冰雪全面崩溃,春天已强势长驱直入,那就连同足迹一起,播种在朝着沙漠行进的道路上!

雨季

雨季,才是沙漠的穷途末路。飞沙,收回了翅膀;流沙,丢失了流量。

流沙优美的波浪和变形的脚印,是你一路狂暴而拙劣的罪证。叹息,愤怒,无奈和沮丧,谁也不想藏掖起来。天大热,才是热草的春天。乘着雨水,遍地揭竿而起。曾被狂风席卷抛向空中,又以轮回的方式卷土重来,收复失落的地盘。

趁虚而入的移民和攀登者势不可挡。爱凌热闹是草木的习性,心甘情愿地投奔来接受招安。

沙漠之外,依然是绿洲、水乡和牧歌。

马箭

又圆又大的月亮,从沙地脊背上以荧光的足迹漫步走来,一簇一簇的绿缨子很养眼。

那也许是最豪横的烈马,一时粗心或走神错过前蹄,砰然陨落,只剩下撮鬃毛。仅剩的一撮鬃毛,无法拯救一匹烈马的命运。抽打地皮,张着悔恨和不甘。

生长在沙漠里,是宿命,你自己别无选择。不能跟池塘边的狗尾巴草攀比,那样张扬的得意,那样忘形的滋润。

其实,自在地开花很快乐,很小很蓝,也很美。面黄肌瘦成一根根柔韧的筋骨,绿意未减。地底孕育成手指肚大小的地雷,以待明春的再度爆发。

钉子草

草木中的侏儒族,矮小世界的草民。矮人一头,无意跟别个去争高低,自求一季生存空间。

出生已迟到,自动朝着别个不屑的光亮世界进发。寸草,寸高,没有抢眼的颜值。生命的过程不差,也开花结果。秋风一动,毫无例外地摇动一穗一穗的阳光。

粒子很小,也许比小米粒还不如。再小的种子,终究是轮回的本钱,怀揣着一绿到天边的梦想。

草籽如同鱼籽,生命力极强。不管流落在哪里,只要让它发芽,不会有半点迟疑,就把根子楔进地层,哪怕是最不适宜生存的贫瘠之地。

卑微的小草,倒有一个铁硬的名字。

疤痢柳

丑陋的相貌,丑陋的称呼。在西辽河边,不把沙尘暴放在眼里的叛逆者。

风与沙联袂,残忍地把岁月的痕迹雕琢在身上,层层叠叠。

沙尘暴从来无可阻挡。山不能,水不能。有蹄子的,可以跑开;有翅子的,可以飞开。没有蹄子没翅子的,只能站在原地面对。

一场死去活来的噩梦。摔打枝条如揉搓发丝,连腰身也一并放倒。根系的指爪深扎再深扎,抱住大地就抱住了自己的生命。

祈求怜悯或宽容,还不如为自己加油,对着呼啸回应:来得更猛烈吧!

死亡,不是反抗的唯一结局。你埋一寸,我就再拔高一寸。

梦魇醒来,浑身疤痕还沁血,头颅依旧翼然欲飞。一场风暴一茬伤疤,一茬挤压着一茬,若古代武士上阵披挂的铠甲。

每节骨头都铁硬,呐喊的铁硬毋庸置疑! 赶走高飞的鸟鸣和雨云,纷纷回来收复失地。

老树,路边驻足

在荒路路边驻足,像一个旅途中云游的老喇嘛。风的撕扯、雨的拍打,冰雪的刺骨、烈日烤炙,都是日子的连绵演绎。旁边的野草和五谷不都一样的经历了吗,谁不是照样该开花的开花,该结果的结果?

散文

额吉的奶茶

·杜琳琳

我出生在黑龙江省明水县的一个小村子,八个月大的时候就跟随父母、哥哥来到额尔古纳,当时大家都管这里叫老矿区。我们住的地方有一大片地窖子,在这里我认识了一位慈祥的老额吉。她总是穿着一件破旧的棉袄,头上戴着一顶不太像帽子的帽子,她普通话说得流利,逢人就会笑着打招呼,经常一个人住在土房里。她本是扎鲁特旗周边村庄的牧民,丈夫以前是矿区采石场的工人,在一次寒灾中受了冻伤,没及时有效治疗去世了,她来这里是为了守护同样在矿上工作的儿子——那顺。十六七岁的新入伍兵,一个长头发的爱笑少年。那顺是我们所有孩童的大哥哥,经常分奶豆腐、牛肉干给我们,教我们说蒙古语,不上工时带着我们打鸟、遛兔、摸鱼、抓蛤蟆。

那年年底,老额吉家里多了一头小花奶牛,那顺哥哥说等这小牛长大,我们就能喝上牛奶,还有阿妈煮的奶茶,我们便一起盼望着。额吉和那顺哥哥从不吝啬,牛奶、奶茶、油茶面、牛油果子这些稀奇玩意儿都会和邻居们分享,我们也会把自家的蔬菜、猪肉给他们送去。在互帮互助中,大家都像亲人一样,我们能简单地聊上几句蒙古语。

1979年春,母亲和邻居们一起种土豆,今年你家,明年他家,好不热闹。额吉虽然年纪大了,也会在经营好自家的牛羊之后赶来帮忙,我们就在周边的草甸子上捡鸟蛋,挖药材。那天傍晚,突然浓烟滚

滚,比父亲引火烧炕的烟还呛,好几天都没有散去。原来是山的那边着火了,春风风大,山火凶猛又难控制,大家都陷入深深的惶恐之中,做好了随时撤离的准备。

似乎是很久之后的某天清晨,阳光终于破窗而入,照在我的脸上,我来不及穿鞋,直接打开窗户光脚跑到院子里,空气清新极了,浓烟终于散去,我招呼母亲和哥哥来分享喜悦,可他们都不在家,我奔到门外寻找,正好碰上回来的母亲。天晴了,母亲的心情却不晴朗,我没有追问,哥哥随后也回来了,我看到哥哥哭红的眼睛,以为是哥哥闯了祸,挨了骂或者挨了打。这一天从早到晚,我都没吃上饭,母亲和哥哥进进出出好多次,都没回我上一句。傍晚我在院子里实在无聊,便趁着母亲回来取东西时偷偷在后面跟着,被发现后,母亲厉声呵斥我赶紧回家,无奈我只能遏制住内心的好奇,失落折返。看着母亲和邻居们来去匆匆的背影,那方向正是老额吉和那顺哥哥的家,院子里挤满了人,我意识到是有大事发生了。之后很久,村里的欢声笑语少了,我没再见过老额吉和那顺哥哥,我开始想念额吉和她做的奶茶。我每次问母亲她去了哪里,回应我的总是长久的沉默。

记不清是过了多久,我和母亲在村里又碰见了老额吉,我高兴极了,跑过去拽住她的胳膊,问她这么久去哪儿了。她还是慈祥地对着我笑,用粗糙开裂的

手掌摸摸我的额头,说了一句她常说的蒙古语,我知道那是“宝贝”的意思。当我再去问那顺哥哥的时候,母亲下意识地把我扯到一边,用眼神示意我不要说话。母亲拉着老额吉的手,眼泪止不住地流,两人四目相对,泪眼婆娑。老额吉的背影驼了,走路也更不灵便,整个人瘦了一大圈,个子变矮了。当时我并不明白发生了什么,后来我才知道,这场大火,让老额吉失去了她最宝贝的儿子。

草原大火爆发后,很快蔓延到额尔古纳矿区周边,矿区建设初具规模,各种进口设备才运过来,一旦火势蔓延,所有努力都将付之一炬,损失将不可估量。大火汹涌而来的时候,村民们第一时间想到的不是矿区和煤田,而是自己好不容易建好的房屋和刚播种好的庄稼。面对无情的山火,驻守在这里的民兵战士们不能躲、不能退,他们要勇往直前拼死一搏,为矿区、为百姓搏一个生产建设生存的机会。基建工程兵收到灭火任务后第一时间赶往火场,经过七天七夜的奋战,大火终于被扑灭,不幸的是有六名入伍民兵被大火包围,虽然一再尝试突围,却最终被大火吞噬。其中就包括老额吉唯一的儿子,我们的那顺哥哥,即使万般不愿,即使撕心呼喊,那个爱笑的少年还是永远地离开了。儿子还没来得及好好关心一下母亲,母亲还没来得及好好说一声“再见”……

我们以为没有了那顺哥哥的陪伴,

老额吉会离开这里,回老家去,但刚强的老额吉并没有离开,而是选择继续留在额尔古纳河畔的村庄里,她说她的老伴和儿子都在矿区,她也要留在这里,她想看一看,爱人和儿子用生命守护和建设的城市未来是什么样子。之后我们还和往常一样,去喝老额吉做的奶茶,去讨要她晾晒的肉干,去给她送母亲做的饺子、猪油,只是我们不再叫她老额吉,都叫她额吉。再后来,在矿区的支持下,年近的老额吉移居到矿区第一批永久性住宅,并在政府的帮扶下安享晚年。

回忆里,老额吉看到那顺哥哥时眼里总是溢满了母爱,她说那顺是她的“眼珠子”,是她的“命根子”,是她的“心头肉”。小时候不懂母爱的伟大,更无法体会她失去儿子时锥心刺骨的疼痛。如今,我已身为妻为人母,每次回忆起老额吉都会眼含热泪,我无法想象在失去至亲至爱的无数个日夜,她是以怎样坚强的意志熬过来的。她有些佝偻的背影、慈爱的笑容、身上的味道、做的世界上最美味的奶茶都让我久久不能忘怀。后来,看到额尔古纳矿区与时俱进的发展、额尔古纳日新月异的变化,老额吉应该懂得,她的爱人和儿子,和当时来矿区支援建设的万千创业者们一样,为了希望而战、为了幸福生活而战。因为有了希望,他们不觉得苦累,即便付出生命的代价他们也觉得值得,他们视那份努力和付出为荣耀。

散文

晒秋

·玉秀

立秋过后,秋风好像把天抬高几寸,暑热顿消,空气也干爽起来。母亲总念叨:“这天多好,该晾东西了。”于是,我们家,连同整个村庄,便正式进入了晒秋时节。

晒秋的忙碌,从晒被子开始。那时布料紧缺,被面的花色图案却格外丰富,鸳鸯戏水、喜鹊登枝、百鸟朝凤等等。但用得最多的还是大红底绣牡丹的样式。家家晾衣绳上,刚拆洗的被面随风轻晃,灰扑扑的土院子也跟着亮堂起来。

我家那床红底粉白的牡丹被面,最让我难忘。花瓣层层叠叠衬着绿叶,几只燕子像要从布上飞出来似的。虽然被面洗得发白,可秋日阳光一照,那牡丹仿佛又在光里活了,花瓣似乎重新舒展。母亲拿着那根磨得光滑的榆木棍“嘭、嘭、嘭”地拍打。细尘在光影里飘散,被子渐渐蓬松。我和小伙伴钻进被子里玩藏猫猫的游戏,把脸贴在被子上,晒完的被子那股暖烘烘的太阳味,至今记得真切。

祖母的晒秋,是在炕上完成的。在我的记忆里,祖母腿脚不便,六十多岁就整天坐在炕上,看露天电影是需要几个姐妹轮流背着她去的。虽然她坐在炕上,但她会指挥着孙辈们把棉袄拿出来晾晒。我们依着祖母的指令,将一件件棉袄舒展开。家里十几口人的棉衣,从裁剪到絮棉,再到密密的针脚,无一不是祖母在炕上漫长的时光里,将一针一线浸上手掌的温度。秋日阳光慢慢渗透厚厚的棉絮,照着那些深蓝、藏青、紫红的棉袄。它们静静地吸纳着阳光的热量,把生活堆积的潮湿赶走。二十五岁就守寡的祖母,即便身子困在这方寸土炕上,也要为全家撑起一个密不透风的冬天。

一到秋天,母亲总有干不完的活计。晒完被子,她又拿出一卷又一卷的碎布头。这些旧衣服上剪下的完好布料,是打格褙的原料。母亲在院里支起木桌,在上面薄薄地抹上一层糊糊,将那些碎布片一块一块拼接、铺平,布片错落着,像一幅幅抽象的拼贴画。反复粘上五六层,一块格褙就完成了。木桌斜靠墙根半日,便被日光晒得干透。家家户户院里都贴着这样的“抽象画”,等着北风起时,在母亲们手里变成耐磨的千层底。

到了冬天,一个个用厚纸剪的鞋样子,在一本本夹鞋样子的书里被翻找出来。母亲“刺啦刺啦”纳鞋底的声音,似乎响了一冬天。年底时,大大小小的布鞋,是她用格褙制作的乡村朴素艺术品。后来听一个在北京打工的村里人说,一双手制作的布鞋在北京要卖到一百多元。其实哪里是买一双鞋,更可能是买怀乡的一种记忆。

若说晒衣物是开始,那么晒菜干便是晒秋这场大戏的主角,关系着一整个冬天餐桌上的丰富或寡淡。菜园里的蔬菜,在这个时节生长达到盛期,似乎要把最后的生命力都奉献出来。冬瓜被搬回来,母亲用一种自制的刀片把它削成均匀的粗条,挂在杆子上。芹菜劈成细丝,和冬瓜条分享着同一片阳光。豆角则更费工夫,要用剪子从中间剪开,但不能剪断,然后用线串起来,挂在屋檐下、窗框边,像一道道翠绿的流苏。最引人注目的是鲜红的辣椒,一部分被切成片,铺在盖帘上;另一部分,用针线从根部穿过,串成长长的一串,挂在最向阳、最通风的地方。它们红得那

么热烈,仿佛要把秋天点燃。

母亲处理黄瓜和茄子的手艺,最让我惊奇。她每刀都切得恰到好处,留着底部相连,正面切完再翻过来切,轻轻一提,黄瓜或茄子就成了柔韧不断的“弹簧”。后来在电视一档美食节目里,我才知道这叫“裹衣刀法”。我曾手痒央求试试,不是切断就是深浅不一,母亲笑着接过刀耐心修复我笨拙的痕迹,我便退到一旁做个专注的旁观者。除了黄瓜和茄子,萝卜也切成薄片,沙果也削成片,和辣椒片一起,摆在院子阳光最充足的地方。只需三五天,就都干透了。在乡村,吃不完的果蔬,都会参与到这场热烈的晾晒活动中,真是万物皆可晒呀!

父亲的晒秋,带着田野的气息。他的任务是准备好牲口一冬的草料。他把在田边地头割完晒干的青草用马车拉回家,堆在场院的角落。那草堆一天增高,像一座绿色的小山。散发出的浓郁的蒿草香,混着院中各种干菜的味道,构成了我童年秋天最复杂而温暖的嗅觉记忆。在那个物资与娱乐都匮乏的年代,这个巨大的草垛就是我们的游戏场。我们最爱的游戏是藏猫猫,绕着草垛你追我赶,只要找个缝隙钻进去,把自己埋进干燥的草堆里,就仿佛拥有了最完美的隐身术,没有人会知道你准确藏在哪里。不仅如此,草垛还是我们的秘密基地,我和姐姐们占领根据地,等到下霜时,把摘下来的青柿子,我们叫它“青大楞”,各自放到草垛的角落里,叫做“捂柿子”。过个三五天,柿子变黄了,没什么好吃的,这些混合着草香的柿子也是大快朵颐的美食。

得空时,父亲会把摊在场院暴晒了许久的豆类归拢起来,拿出连枷挥舞起来,“啪!啪!啪!”清脆而响亮的声音,在秋日的院子里回荡,传得很远。常常,这声音会得到远处村邻同样的回应,此起彼伏。豆子从炸开的豆荚里蹦跳出来,圆润饱满,在阳光下闪着光。我们孩子则被禁止靠近,只能远远地看着,听着那充满力量的节拍,感受着收获的喜悦。

整个村庄都沉浸在这份忙碌与丰盈的氛围里。家家户户的屋檐下、院墙上、窗台前,或摆放着或悬挂着五颜六色的菜蔬。而村庄之外,广阔的田野才是天地间最宏大的晾晒场。高粱红得成片,谷子黄得发亮,玉米黄中带绿,一层层铺过去,风一吹,红的晃,黄的摇,连土路上都沾着秋的颜色。大自然正用它最浓烈的色彩,不慌不忙地完成着这幅名为《丰收》的巨作。这浩大的晒秋图景,是村庄民俗文化的传承。人们趁着秋阳,晒透衣物,晒干蔬菜粮食,既是感念土地的馈赠,也是将一份对抗严寒的底气,细细地收进棉絮里、装进菜篮中,藏进粮囤里。

时代飞速发展,给我们带来了太多的便利。恒温的屋子,不再靠晒透的棉衣取暖,超市的货架随时能拿到新鲜的蔬菜。可那种从春种到秋收,亲手储备的参与感,那种与天地四时紧密相连的节律感,却随着草垛、连枷声、满院的“画板”一起渐渐远去了。

幸好记忆的底片依然清晰。它们从未消失,只是被妥帖地收在心底。一想到“晒秋”这个词,整个人就像回到阳光填满的小院……

随笔

“那是个遥遥遥远的地方,那里的夜晚星星特别明亮,我就是在那辽阔的草原上,伴随着妈妈温暖的歌儿成长……”

女儿一曲《遥远的妈妈》,把我的思绪带回到了那稚嫩的童年,带回到了那遥远的岁月。

妈妈,一个给我生命至亲至爱的人,我要为你唱一首歌,一首恩情的歌。

感谢妈妈,把我降临到这个人世间。降生后的第一次啼哭,让世界知道一个新生命的诞生。第一次睁开双眼,看见的一个人就是妈妈。也因此让我有机会目睹了五光十色的生活和之后的芸芸众生。第一次发出声音,牙牙学语时,叫的也是妈妈。当我要站立行走时,是妈妈的搀扶,让我迈开了人生的第一步。当我走进幼儿园,老师教的第一个字还是妈妈的“妈”。当我第一次跌倒,教会我爬起、继续前行的更是妈妈。太多的第一次,太多的回忆,太多的感动,都汇入了岁月的长河,汨汨流淌;都化作了一首恩情的歌,广为传唱。

我把祖国比母亲,因为我是您在您温暖的怀抱里茁壮成长。我要为您唱一首歌,一首恩情的歌。

从一个懵懂青涩的少年成长为一名人民教师;从脚踏自行车的一穷二白到开上家庭小轿车的富足殷实;从租房居住的窘迫到拥有百十来平方米住宅楼的优裕,这都是因为在祖国母亲的细心呵护下,才有这满满的获得感与幸福感。

我们并非生活在一个和平的年代,但我们有幸生活在一个和平的国家。

是祖国母亲,让我们远离忍饥挨饿的痛苦,远离战火纷飞、生灵涂炭的境遇,不再遭受战争带来的流离失所之厄运。有祖国母亲的庇护,您的儿女才得以在安宁的环境里,快乐地学习、工作、生活。您的儿女要为您唱一首歌,一首恩情的歌。

我是大地之子,在长生天的护佑下生存。我要为大

自然唱一首歌,一首恩情的歌。大自然赐予人类阳光、雨露、森林、草原……人们在四季轮回中,繁衍生息,绵延不绝。作为人类一分子的我,一路走来,我从心底里充满敬畏,敬畏自然的一切。那神奇瑰丽的自然,让我每次提起笔来,都会肃然起敬,心生感叹,感叹自然的伟大。让我由衷地充满感恩,感恩这世间的一切。世间的美好,源于我们自身的感恩。心存感恩,才使我们的心灵澄澈圣洁,才使世界和谐、和睦、和和美。美。

“是谁在呼唤我儿时的名字,是谁还在风中静静遥望,我还是站在这无边的草原上,告诉妈妈孩儿要去远方……”女儿的歌声,在我的耳畔回响,我的思绪还在放飞,还在那美好的岁月里尽情地流连忘返。



迁徙人的傍晚 王爱科 作

科尔沁文学
艺如东园 题